

司馬法集解

司馬遷集解卷中

定爵第三

太原劉氏曰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上下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篇文甚多不可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法而不亂。著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溢之失。而人知所。以懲懲之道。收用遊說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詔。詔告之法。則民知所遵守。而不犯。○江陰劉氏曰。凡與敵將。必先定統帥之爵位。著將吏之功罪。

收攬遊俠之士申明教誥之言。

訊詰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

心之動訊一作謀

太原劉氏曰訊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方其慮者欲計之深也極其物者蓋下之情也變當作辨辨白人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己之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願動而動者與民同志也○江陰劉氏曰誠約其衆選求材技而用之方慮猶方物出謀發慮也物事也凡料敵制勝必當比方策畧出謀發慮以盡事物之情苟能極其事物之情則能解變人心之所

煽推明衆心之所感矣。猶孫子所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禁祥去疑之意也。凡取勝之道，必當撫養將士之力，以索事機之巧。然索其巧在乎人心之動而已。若王霸閉營休士，而屈蘇氏周建之類，是也。

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耻。紘法省罰，小罪乃殺。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務堅固衆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亂。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成字恐誤，取者所當羞惡也。約法者，法不煩也。省罰者，罰不濫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固其兵衆，相其地利，治其紛亂，進知所止，服人以正，成乎廉。

恥當約其法省其罰。蓋立法雖嚴，用刑宜省。今曰小罪乃殺者，正所謂以小警大。人人惴慄而自不敢犯其大罪矣。下文所謂小罪勝大罪，因意正在此。若呂蒙泣斬鄉人之蓋笠者，是也。

小罪勝大罪因。

太原劉氏曰：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或曰犯小罪者乃殺之，則有小罪者足以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制勝也。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小罪既已即刑，則大罪自然而遠矣。

順天阜財，懌音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太原劉氏曰：順天之時，阜民之財，說衆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用，此謂之五慮也。○江陰劉氏曰：順

天奉時而不違也。阜財。因糧於敵也。懾衆。勉勵衆心而樂從也。利地守其地之險阻也。右兵。弓矢禦及精矛守戈戟助是也。

順天奉時。

太原劉氏曰。順天者。奉天之時也。所謂陰陽寒暑以時制之也。

阜財因敵。

太原劉氏曰。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羊一石當吾二十石也。

懾衆勉若。

太原劉氏曰。懾衆者。勉而順之也。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利地守隘險阻。

太原劉氏曰。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險難阻絕之地也。所謂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

過是也。右兵。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

太原劉氏曰。右兵者。長知相助而為用也。左傳曰。天子右之。吾亦右之。右是助也。弓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及矛。長兵也。可用以守。及攢竹八觔。長一丈二尺。矛。鈞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

丈。

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各皆戰。則強。

太原劉氏曰。五兵。弓矢戈矛戟也。五兵五當者。長以防衛其短。短以救護其長。即上文右兵之義。使吾軍更迭而戰。則可久。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吳為三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趙盾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江陰劉氏曰。長兵。弓矢是也。短兵。戈矛戟是也。凡用五兵。必須各用其當。弓矢以為戈戟之禦。戈戟以為弓矢之救。故分番而戰。則力舒而長久。同力而戰。則勢勇而兵強。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太原劉氏曰。之。或曰當作支。傳寫之誤耳。言見一物。則思與侔。是謂兩相支持之道。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見敵有此物相攻。吾亦有此物相對。是謂各有其器也。若敵人用長兵。吾豈可用戈戟短兵。敵人用輕騎。吾豈可用重車。此見物與侔之意也。

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俟飽力也。

太原劉氏曰。為主者當固守其衆。勉而順之。視敵之虛實而舉動。主者主客之主也。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也。馬

所以戰。牛所以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佚也。飽充飽也。凡此皆欲齊其力也。○江陰劉氏曰。主將雖能勉勵其衆。尤當相敵虛實強弱而後舉。何謂乎。將心心也。衆心心也。蓋言主將同乎士卒之心。士率亦同乎主將之心也。馬牛車兵佚飽言能使其安。失且飽。不使勞而饑之。所以得其力也。

教

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拍拇也。

太原劉氏曰。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民也。與敵戰惟節量之。所謂其節短是也。將軍譬如人之身也。百人為卒。譬如人之四肢也。五人為伍。譬如人之拍拇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江陰劉氏曰。用兵之道。教當為先。職當有節。百人

為卒。五人為伍。譬如一陣之中。將軍身也。士卒。肢也。軍伍。指搦也。身動則肢隨。肢隨則指搦皆至矣。此所以謂之有節也。

凡戰摧也。鬪勇也。陳巧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者。摧變之道也。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下。缺文當作氣。作其氣。則可以戰善鬪者。以其有勇也。陳始於立井之法。八陣六花。皆本於此。觀乎李靖所謂陣間容陣。其巧固可見矣。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太原劉氏曰。用其人之所欲。用者。行其人之所能。行者。廢其不欲。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

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
能吾則廢之。○江陰劉氏曰。吾之所欲者則心取
而用之。若大夫種之有七筴。越王擇而用之。之類
是也。吾之所能者則竭力而用之。若水戰南人。所
長而周瑜從黃蓋之計。以焚赤壁之兵。是也。吾之
所不欲者則廢而不用。若崔浩不欲南伐。乃陳天
時不利五者之類。是也。吾之不能者則廢而不
行。若李光弼以野戰不若史思明。而不與戰之類
是也。敵不欲者。使敵用之。敵不能者。使敵行之。若
秦間於趙曰。秦之兩患。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特
耳。凡若此類。使與我相反。則吾兵可勝矣。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太原劉氏曰。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闕也。○江陰劉氏曰。註見下文。

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太原劉氏曰。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當戰之日。不可遷移。務在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也。此所謂有天。○江陰劉氏曰。凡行師振旅。時日既定。無風雨怪異間阻。不至變遷。而龜之勝兆。隱然而見。是謂得天時者也。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

太原劉氏曰。衆人有方。可謂之有。因而生美。此所謂有財。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吾之財力既有。乃復得之於敵國。因生

漢餘此所以謂之有財也。

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

太原劉氏曰。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利以備之。此所謂有善。○江陰劉氏曰。軍旅之中。人皆習於戰陳之利。又能極推事物之理。以為豫立之計。若傅永知南人好夜斫營。豫置火上流以誤之。又若韋孝寬堅守玉壁。外盡攻擊。內應無窮。是也。此所以有應變之善也。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太原劉氏曰。人相勉及於任。便是謂樂於戰陳之人。即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之義。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打豫。

太原劉氏曰。大軍用固其陣。多力用煩其陣。堪物能簡治。見物能應卒。此所謂行豫之道。○江陰劉氏曰。軍勢大者必當以堅固持重為本。不可輕躁。率易兵力多者必當廣施教令。明定分數。上暇而闕人教而習。所以治衆如治寡。多多而益善也。堪者能也。任也。簡者要也。大也。物事也。卒急變也。為將而能任其大事。則其戎政至簡而且治矣。所謂見物應卒者。言其事至物來而能臨機應變也。若此者皆由教之有自行之有素也。

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太原劉氏曰。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又以弓矢堅固禦守。此所謂大軍。○江陰劉氏曰。

車輕則堅。步輕則勇。復以弓矢禦於前。敵不敢犯。故謂之大軍也。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陣。

太原劉氏曰。密者戰欲密也。靜者兵無譁也。多內力者士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陣。○江陰劉氏曰。凡陳有嚴密安靜之勢。內必多強壯驍雄之力。是謂堅固之陣。而敵不敢犯。李光弼望史思明之衆。言賊鋒雖銳。然方陣而置。不足為虞。正謂此耳。

因是進退。是為多力。

太原劉氏曰。因是固陣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此所謂多力。○江陰劉氏曰。因固陣之理。而得也。

退之法。此所以謂之多力也。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

太原劉武曰。上聞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陣。煩陣者。類煩於陣。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江陰劉氏曰。上得聞暇。人習其教。所以謂之煩。正之陳也。

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

太原劉氏曰。然有職主之人。此所謂堪物。堪物者。堪為職主其物之人也。因是辨別衆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簡選治才也。○江陰劉氏曰。辨別也。別也。此承上文上暇教而言也。夫一陳之內部伍統帥。各有所職。而秩然不亂。則所職之事。因是而明辨矣。謂之簡而且治。不宜亦乎。

稱果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

太原劉氏曰。稱量兵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人之虛實強弱。令陳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徒相因而不絕。此所謂戰參。戰參者。臨戰參詳而不忽也。○江陰劉氏曰。稱銓也。欲稱其兵之衆寡。必因其地之廣狹。此即孫子所謂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是也。李德裕料陝州無十五里光明長甲。蓋出乎此。兵家之術。不出乎一因字。故孫子有言曰。因形而制權。因形而措勝於衆。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而取勝者。

謂之神。又曰。行火必有因。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觀乎古之名將之用兵。孰不由於因敵之令。陳而取勝乎。故龍且不夾。澠水而陳。則韓信不能囊沙。壅水以斬之。史思明不嚴命李日越。必擒光弼。則光弼不能還壘而降二將也。今日因敵之令。陣然後以為攻戰守之計。若出一揆。參參伍也。夫兵之一進一退一止。必用前後相序。車徒相續。不可散漫錯亂。以失統律。此所謂戰陣參伍之法也。其詳見李靖論伍法之要。

患。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懼。被挫誑頹。肆崩緩。是謂踐

太原劉氏曰。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衆不聽

信也不和者民不協和也怠者不

謹也疑者不

所感也敗者棄絕之也憚者畏懼

也投挫者言兵

不相順從也詘者詰詘而不伸也

也此所謂戰患

者放肆也崩者崩墜也緩者緩弛

也此所謂戰患

戰患者為戰之害也○江陰劉氏

曰息豈上急而

下疑也敗損也伏也憚懼也退伏

也畏懼也投岐

也投擲挫也謂傍生邪議而阻壞

爭機也詘通作

屈頰壞也挫也言屈辱而頰挫也

拜恣也崩潰也

緩遲誤也恣肆崩潰寬緩而無紀

作也此皆臨陣

取敗之患也

驕驕憚憚吟嘖齒虞懼事悔是謂發

太原劉氏曰驕驕者驕而又驕驕之甚也特驕者

敗項梁并破秦軍有驕色是也。懾
畏之甚也。畏敵者敗。符登壽春曰
為晉兵有懼色是也。吟嘯者軍有
虞懼者。人有憂虞恐懼之色。事
此所謂毀折。毀折者敗。毀而傷也。
曰驕驕者謂將驕而兵亦驕。情也。
謀懾懼而兵亦畏。縮也。吟嘆也。嘯
慮也。虞懼防慮太過而反憂懼也。
復追悔也。此數者乃自毀傷折均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太原劉氏曰。大小者能大能小也。
者有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二

懾者畏而又畏
八公山草木皆
吟吟喧嘯之聲
有作事後悔
四○江陰劉氏
曰懾者謂將
左怨之聲也。虞
事悔事已成而
禍也。
堅者剛也。剛柔
之。或伍而五之。

言變化不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

因其敵之強弱。

虛實地之險易廣狹也。凡事必兩。

作對待。此所謂。

戰國權變之道也。○江陰劉氏曰。

堅柔請車堅馬。

良也。參伍易參伍以變。三相參為。

參五相伍為伍。

兩。周禮五伍為兩。亦軍伍錯綜之。

數也。上文既言。

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以為戰參。

之法矣。此言大。

小堅柔參伍衆寡者。蓋以明其車。

堅馬良各適其。

用隊伍精明不失其列也。戰權戰。

陣之機權也。

凡戰間遠觀通因時因財貴信惡疑。

而觀其通間者。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欲戰。問其遠。

而觀其通間者。

間使也。問遠如韓信用間使知趙。

上陳餘不用李。

左車之計是也。觀通如見鳥起而。

知其虛實警而。

知其覆是也。因時者，因天之時。如北蓋因東南風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喻大峴山，見南燕未殺成，熟在野而奪是也。貴信者，賞信罰必也。惡疑者，禁祥去疑也。江陰劉氏曰：間游偵縮也。即今之細作也。間遠，以人覘敵之虛實於遠也。觀通，使人察敵之動靜也。近也。因時，因得天時也。因財，得敵人之財也。貴，以其有信於衆而成功也。惡疑，惡其使衆疑惑而敗事也。所謂因時者，若崔浩議擊蠕蠕，縮之類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患見敵靜見亂
見危難無忘其衆。

太原劉氏曰：振作兵士之氣當喻以義則士氣自

倍作事當乘其背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慮用其慮則人感而心服見敵人當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為之備見亂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詣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故以亂驚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遺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衆如張遼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是也○江陰劉氏曰舌者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用兵者必先知其大義在我

不得不行。至於天時。又當奉承而後收。連所謂作
兵義而作事時也。所以使人喜見。而靜見。亂
服見。敵危。雖臨於難。而猶不棄其衆也。又曰。作者
興也。與兵主義。興事順時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

太原劉氏曰。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衆。信能任
民。在軍中當廣以武。廣能容人。武能威敵。在兵刃
上當果以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刃謂以兵刃相
接也。○江陰劉氏曰。刃上猶言兵交之際也。敏捷
也。為將之道。居國之中。則當以信服衆。在軍陣間
則當廣以威武。兵交之際。則當果敢敏捷。
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太原劉氏曰。在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軍要法。法則大小齊一。刃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察則遇敵莫當。○江陰劉氏曰。既能立其信義。則居國而能和矣。既能廣其威武。則在軍而有法矣。既能致其勇敢。則兵交而見功矣。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太原劉氏曰。居國要見和好。和好上下之情不乖。在軍要見方向。軍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刃上要見信實。信實則罰當罪而不濫。○江陰劉氏曰。方向慕也。居國而和。則人見愛矣。在軍有法。則人見向矣。交兵知勇。則人見信矣。

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太原劉氏曰。凡布陣。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鬪惟
密。密則力齊。兵器惟雜。雜則難犯。○江陰劉氏曰。
凡陣。行則當疏。交戰則當密。五兵相用。則當雜。蓋
陣疏則不亂。戰密則力齊。兵雜則有功。
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

太原劉氏曰。人教以敦厚。靜專乃成。於治。威令則
利。在章顯也。○江陰劉氏曰。言軍旅衆多。而教令
忠厚。所以靜而治也。以威利章。連下文。○愚謂此
句。屬凡陳一節。言軍士既教以厚重。靜密。然後乃
治理。威令而宜。示以條章也。未審然否。

相守義則人勉。

太原劉氏曰。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自勉。○江陰

劉氏曰。威武功利而有章。上下相守而有義。則人自相勸勉矣。又曰。章。條章也。義。信義也。

慮多成。則人服。

太原劉氏曰。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自服。○江陰劉氏曰。凡出謀發慮。事事有成。則人自悅服。時中服。厥次治。

太原劉氏曰。時人中心悅服。其序次皆治。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江陰劉氏曰。義理欠明。未敢強解。○愚謂時是也。於是人中心悅而誠服。其次者亦皆革面而順治矣。未審然否。

物既章目乃明。

太原劉氏曰。物色既章。顯衆目乃明。著物色者方

旗幟幡麾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江陰劉氏曰：軍中旗幟皆物也。旗鼓乃軍中之耳目。今日目乃明。蓋取其物色有章而視見明白也。

慮既定。心乃強。

太原劉氏曰：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盛矣。○江陰劉氏曰：為主將者。計慮勝負已定。而不為邪議所惑。則心有所主。而能自強無畏矣。若周瑜所謂請得精兵五萬人。往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之類。是也。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太原劉氏曰：或進或退。無所疑慮之定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其名。上下。

疑有關文。○江陰劉氏曰。凡為偏府者。率其所部。輕進輕退。而遂不疑。見乎敵人。而又無謀。故犯軍令。以致敗績。宜即誅之。然當明正其無謀無慮之罪。不可易其姓名也。無變其旗者。蓋人當易而旗幟方色不可換也。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摺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太原劉氏曰。凡事從於善。則長久。因依古道。則行之。誓告衆士。振作人心。章章明白。則人力乃強。又當滅息厲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是也。○江陰劉氏曰。誓摺書也。章。誥章也。即湯武之誓誥也。厲。災異也。祥。祥瑞也。凡為事後善者。其理必長。若欲遵古。則當依誓書。而作誥章。蓋誓誥。

之一日無不盡善故當遵而行之此所以王者無敵
而吾之兵衆乃強也然作誓誥猶當盡滅災異祥
瑞恐惑人之視聽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至死無
所之是也昔漢高祖止宜因古作誓奈何兵孤勢
弱懼楚偷安又無伊呂之臣所以不敢明立誓誥
但與秦民約法三章觀乎六風之歌安得仕上為
守四方則其始終不足以繼湯武之志可見矣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
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

太原劉氏曰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各得其
宜被之以信使皆知所守臨之以強使敵莫能禦
前曰滅厲祥此止曰滅厲無祥字恐遺之也成王

者之基業。混一天下之形。使人皆心喜悅。此所謂兼用其人也。○江陰劉氏曰。滅災之道。以義為主。義孚於人。則災異自彌。所謂妖不勝德也。唐李孝恭言。盃酒變血。賊投首之兆。即此意也。今而明此大義。蒙之以大信。臨之以強勇。成立國家之基。以一天下之勢。則人孰不喜悅。所謂兼用天下之人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太原劉氏曰。一曰行之以權。成其所滿。盈者奪其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成其溢者。驕之也。奪其好者。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江陰劉氏曰。兵家權術。始甚於此。然遇

世之安史之凶。不得不如是也。成其隘者。使敵人窮奢極欲。沉湎酒色。大興土木。濫刑不道。廢絀忠。絕信任。姦回。大失人心。人神震怒。是也。奪其好者。結其英雄。收其游士。釋其囚禁。截其糧道。據其要害。取其兵馬。絕其救援。分其兵勢。是也。權謀已行。則吾可乘其弊於外。而其衆自亂於內矣。○愚謂此陳后山所謂穰苴之所知者。而謂先王為之。是也。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太原劉氏曰。初一日任用賢人。次二曰正以率下。次三曰備為辭命。次四曰盡其巧技。次五曰慎火。

攻之法。次六曰。脩水攻之利。次七曰。治兵有法。此所謂國之七政也。○江陰劉氏曰。人智勇謀畧之人也。即太公所謂行師當用七十二人是也。止天下之正道也。辭辭命也。軍國之間以辭命為主。辭嚴而正。則可以服敵。辭失而卑。適足其以致釁。若呂相之絕秦。趙咨之使魏。是也。巧巧於應變也。火。即孫子所謂五火是也。水。即韓信之背水壅水。是也。兵。即上文五兵是也。此所謂兵家之七政也。禁利耻死。是謂四守。

太原劉氏曰。禁。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耻。羞辱也。死。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禁利所以賞善。耻死所以罰惡。此所謂國之四守也。○江陰劉

氏曰榮。爵祿也。利息賞也。耻。窘辱也。死。刑罰也。蓋爵不可濫。年。恩不可濫。施。士不可輕辱。刑不可妄殺。此四者。誠主將之大權。宜謹守而用之。故謂之四守也。爵賞固不可濫。然德高取非已有。而與人則不可拘於此矣。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

太原劉氏曰。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觀其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為之。凡此皆厲祥之道也。○江陰劉氏曰。容色喜色也。積威怒意也。喜而賞。則殺之。以喜色。怒而罰。則震之以威。嚴賞罰。既行人已信服。即當改變其意。以符其下。不可喜而不已。怒而不解也。

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

太原劉氏曰：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江陰劉氏曰：此因上文而言。凡行此道，唯有仁心者，則民見親，然有仁心而無信義，則為假仁之人，而反喪其身矣。若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涕泣，令飲食有功，當封爵者，即刻弊忍，不能予是也。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太原劉氏曰：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如齊桓責楚，以苞茅不入，王祭

不共而楚人請盟是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
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
其四，而不言巧水兵者，未審何意疑脫之也。○江
陰劉氏曰：註見前。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
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氣，因開
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導之以言辭，因
其心懼而戒師之，因其所欲而往使之，蹈敵人之
境，制敵人之地，各以職事命之，此謂戰法也。○江
陰劉氏曰：凡戰之道，既鼓三軍之勇氣，然後以發
其政令，政令既嚴，又必假之以顏色，道之以言辭。

人心畏懼則因其畏懼而戒以敬謹。人心欲戰則因其欲戰而使之奮勇入敵所制之地。又當分以職命。若為奇兵者則當間道衝敵為正兵者則當分布背陣為餽餉者則當力通糧道使各就其職間敢違令此進戰之法也。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

大原劉氏曰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自衆人中求之。試之以名行若名與行相稱則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江陰劉氏曰凡人之容貌可於衆人之中求之。然當試以名實節行務見其善必使行之。又曰擇人任將聖人所難。苟不試以名行而輕信委任則豈不至於覆軍敗衆而誤國。

家之大事哉。是故恃勇者無謀。輕躁者無知。矜已者無識。傲物者志驕。賊賢者性毒。妬才者心險。不孝者無君。好殺者無德。貪財背義。好色亂倫。嗜酒者誤事。士之名行。有一於此。豈可任乎。必也清廉寡欲。下士親賢。孝敬寬仁。好謀尚義。明足以破姦。敏智足以決勝。讒不能入。利不能動。剛不好殺。柔不受侮。忠君之志。死生不移。士或有此一二。斯可擇而任用。苟能兼此數者。則可以為一將矣。此則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之道也。

善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一乃威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太原劉氏曰。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身先以將之。

若今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三令之。乃成章也。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法。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所行果有不善。則吾仍自將之。不使其獨將。若行而果善。因使勿忘其善。如此者三。則可成文而成事矣。此乃人生之宜。取士之法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太原劉氏曰。治亂之道。初一曰仁。仁者愛之理也。次二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次三曰直。直者不偏曲也。次四曰一。一者誠實而無妄也。次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次六曰變。變者權變也。次七曰專。專

者專一也。○江陰劉氏曰：仁即上文之仁，信即上文之信，直事理之宜也。一、三軍一人之一也。義亦上文之義也。變權變也。專即下文所謂使法在己。曰專之專也。此七者誠治亂之大道也。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滌服。

太原劉氏曰：初一日受。受能容物也。次二曰法。法者明法令也。次三曰立。立者執立而不能搖奪也。次四曰疾。疾者機事欲疾也。次五曰御其服。制其戎戰之服也。次六曰等其色。旗幟衣服之色各有等色也。次七曰百官宜無滌亂之服也。○江陰劉氏曰：受者受君命也。即太公所謂卜吉日以受斧

鐵也。二曰法者，軍法也。即下文與下畏法之法也。
三曰立者，立其計也。四曰疾者，即黃石所謂攻敵
疾則備不及設也。五曰御其服者，整其戎服也。六
曰等其色者，戎衣既整，必當齊其色也。七曰百官
宜無淫服者，軍中之服宜與衆相同，不可衣異色
之服，以亂軍號也。

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太原劉氏曰：凡軍旅之中，使法令出已，謂之專。一
上與下皆懼法，方可謂之法也。○江陰劉氏曰：法
在於已，則不為人所擾；與下畏法，則法自重而人
不敢輕玩法。在已者，即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是也。

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曰成行微曰道

太原劉氏曰軍中無小聽則戰無小利言聽之大而戰之利亦大也。謀慮所成而行之以微妙此謂之道。○江陰劉氏曰善用兵者形人而我無形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凡張虛聲而示我者皆詐也豈可因其輕報而聽信哉。昔李德裕不信有十五里光明長甲正為乎此戰無小利者假如敵有十萬之衆而以千人誘我雖可以勝而後有大敵在後豈可貪其小利而輕戰哉。若陸遜不擊吳班司馬懿不取小利以驚之是也。曰成行微曰道疑有誤文。曰成宜作曰戎猶言毋小聽毋小戰。曰戎其衆而行其至微之策故

謂之道未識是否智者詳之。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正不可行則專其事。下不服則申之以法令。人不相信則示以誠實。一者誠也。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則人相信也。衆若怠惰則動作之而使之不怠惰。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之不疑。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可反。復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凡進戰之道正計不行而為邪謀所沮則當用權以專之。其下有不服則當用法。

以治之人或不親信則當立信以一之。父處而怠情則當遷動之。衆心有所疑則當變更之。處治若此而人不復信上則前法不可再行矣。此自古兵家之政也。又曰此專字與上文專字不同。蓋上文之專法在於己故能行其軍令。此則為人所擾正不能行。故當以己意斷之。若曹操既得荊州將順江東下張昭等勸於孫權曰。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周瑜以為不可。勸進兵擊之。權因拔刀斫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按同。遂大破操兵於赤壁。此則所謂正不行則事專之一畧也。

司馬遷集解卷下

嚴位第四

太原劉氏曰。嚴位者。嚴整其位也。以首有位。欲嚴三字。故以嚴位名篇。篇內亦多闕文。誤字。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完。氣欲闕。心欲一。大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欲。輕突輕窺。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闕。習則氣盛。上下之心。欲專。專一則心齊。○汝陰劉氏曰。位欲嚴。言其任重。而爵位當尊嚴也。政欲栗。言其所執之政。至太。而人皆畏慄也。力欲完。言

其能養戰士以力深厚也。氣欲閑言其能撫循士卒而士氣安閑也。心欲一。言其上下同欲三軍之心同也。

凡戰之道等道義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等道義之人等者。任之有等級也。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縱橫之方。察名與實。相稱與否也。○江陰劉氏曰。等齊也。比也。道義忠信是也。忠。忠於君。信。信於衆也。戰陳之間。不過此二者而已。人固有高下大小。忠信道義則無異也。故當齊之。如一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大衆相聚。故當立其卒伍以辨之。卒伍既立。又當定其行列以布之。正東西縱橫之道。以約之。若射隼。

子所謂百有二十步立一府柱是也。名實猶言才
名行實也。人固有名過其實者。譬如本無材勇而
任材勇之力。本無智謀而居智謀之位。正若李元
平為將。敢發大言。後果為李希烈所擒。此所以當
察其實而用之也。一說等齊一也。道即聖人治平
之正道。義即人臣忠孝之大義。古之用兵。必以道
義為本。故以有道伐無道。以大義誅不義。得之者
王。失之者亡。此先王之戎政也。今言等道義者。蓋
欲使三軍齊一也。人人皆知此理。而不敢違背也。
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相次為行。相並為列。東西曰
縱。南北曰橫。皆布列營陣之法也。名實才名行實
也。人固有虛名而無實者。有泥古法而不知機變

者有恃武勇而無謀畧者有矜己能而不納人言者此所以士無全才必當察其名實而用之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害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逼者勿視之則不散

本原劉氏曰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者當跪其是有畏則密其陳而待之見危則坐而候之坐蹲坐也蹲坐則易奮起也遠者視之則不畏逼者勿視則不散此二句疑有誤字不敢強解○江陰劉氏曰俯低首也坐亦跪也凡與敵交戰立而進者則低首而不仰視坐而進者則坐下而待敵低首而進則遠視敵人而不畏坐而相待則近視敵人而不散此明御衆進戰之法也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速徒用箒以輕重。馬樂徒甲畏亦審之跪坐。坐伏則勝。行而寬誓之。太原劉氏曰。凡卒伍之坐。使以下之人分左分右。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披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鬻粉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凡卒伍之位。速徒步者皆甲。然後誓以輕重之。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操箒之陳而待之。跪而坐。坐而伏。勝行則覓以誓之。寬謂不挾迫此節。亦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疑有闕文。未詳其義。或曰。坐伏則勝者。蓋兵無伏不勝。蓋之所伏必當坐而潛藏。深秘其形。不可輕動。待敵入吾伏中。

然後應號而起不可縱見其兵遽然奮擊以致驚
亂此其所以行而寬誓之也。一說伏待敵人既受
吾制固當大呼鼓譟而進然或敵人預知我謀設
計而進則不可窮兵深入恐反受其制也敵或已
入吾伏而輜重器械未曾委棄其衆所慮大得高
阜之地必欲與我死戰又當緩之俟其解甲兵甲
乞降將散然後因勢取勝苟不顧利害大肆兵威
奮勇而進天道好生慈殺未必無反敗之道此所
以用鐸止之也

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

太原劉氏曰噪呼而起鼓之而進欲佳則以鐸止
之○江陰劉氏曰三軍起行謹譟聞鼓而進亦止

者則以鐸止之。

街校誓糗膝行而推之。

太原劉氏曰。校如箸銜於口。結項中以止語也。謂夜欲襲敵。則銜校而誓。糗乾粉也。若食糗粉。則令小坐膝行而推之。此句上下亦有闕文。○江陰劉氏曰。誓糗。糗。乾粉。糧糗。尊食也。

執戮禁顧諒以先之。

太原劉氏曰。執戮敵人。禁勿迴顧。當諒呼以先之。江陰劉氏曰。執戮。執殺。退陣怯戰之人。禁顧。禁約內顧。阻眾之士。然當以身先士卒。則能執戮禁顧矣。又曰。身先士卒。在偏裨前鋒之將。則可。若君主將之位。而以身先之。萬一事有蹉跌。則中營旌鼓。

委之於何人。要在不言飢渴與之安與之危。可也。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太原劉氏曰。所執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戮殺。示之以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職。任之也。○江陰劉氏曰。若三軍畏懼太甚。將有崩潰之勢。則當收令勿殺。示之以和顏悅色。告以所生之理。使循省其職。勿用驚怖。

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太原劉氏曰。凡行三軍。一人之戒。不過分日。一人之禁。不過一息。不可以分食。此句上下。亦有闕文。

敵方疑感之時則可用師而服之。○江陰劉氏曰
凡三軍交戰其戒不過嚴於分令之日。今已夾戰
而其禁令行之不息則軍士驚惶亦不暇分食矣。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
以甲固以兵勝。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力持久以氣制勝。力者
佚能是也。氣者朝氣銳一鼓作氣是也。兵以固則
能久以危則能勝。固者下文車以密固徒以坐固
甲以重固是也。危者上文噪鼓而進孫子所謂其
勢險其節短是也。能守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
之新氣則勝。士衆以甲冑為固軍旅以兵刃制勝。
江陰劉氏曰。何謂力。凡糧運充積車馬堅良士卒

衆多兵器鋒利皆力也。何謂固。主將有謀。堅忍持重。師行有紀。士卒用命。兵不浪戰。利不小爭。皆固也。用兵以強力為本。然非養其銳氣。鼓其怒氣。則不能以取勝。若王翦日休士。洗沐。善飲食。撫循之。韋孝寬不顧其姪。士卒感勵。皆有死難之心。之類是也。何謂危。戰陳以固。堅為主。然非出於危道。從於危策。則亦不能以取勝。若韓信之背水陣。鄧艾之緣崖魚貫而進。李愬之雪夜入蔡州之類。是也。與敵相持。誠以本心密靜為固。然亦當以新氣為勝。新氣者。閉營以養士氣。若王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是也。衣甲堅厚者。則可以固身。刀兵鋒利者。則可以取勝。此皆進戰之法也。又曰。氣何以曰新。

蓋作之則新不作則餒矣。又曰：作氣之法有三。有銳氣。有奮氣。銳氣出於休養之間。奮氣生於感激之際。故世平之將必以銳氣而成功。離亂之臣必以奮忠而濟難。此士氣之所由分。忠勇之所由立。而為將者不可以不知也。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擊勝。

太原劉氏曰：凡車以密則固。密者陳不欲疎也。徒以能坐則固。坐小坐也。小坐則有勃然騰躍之勢。如鳥之將擊。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能坐為固也。甲以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制勝。輕者便利也。○江陰劉氏曰：車古者之兵車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戰則以此。

車居先古可用而今不可用。所可用者，惟晉馬隆之偏箱車。唐馬燧之梭音規儲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後之戰車，惟此可用。故周禮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徒步卒也。坐，即危則坐之坐。甲，鎧甲也。兵，弓矢矛戈戟也。重，堅厚也。輕，鋒利也。蓋車密則難犯，徒坐則不散。甲厚則心安，兵輕則鋒利也。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空，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推視之。

太原劉氏曰：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若畏將甚於敵者，勝也。若畏於將者，敗也。勝心與畏

心兩心交定。則兩利若一矣。勝心畏心。凡兩為之心。主。惟以權變視也。○江陰劉氏曰。人有取勝之心。則一心求戰。而惟敵是視矣。人有畏敵之心。則一心懼敵。亦惟懼是視矣。兩心交定者。言彼此之心。各有所筭。而兩相交定也。兩利若一。言彼之利。在何處。我之利。亦在何處。使彼此之利。明見如一。而不可失也。兩為之職。言彼何人。可以當吾某將。何人。不足以當吾某將。使彼此相當。皆非吾敵。然後以權謀觀之。用圖進取之計。此即孫子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之意也。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甲兵。行慎行。

列戰謹進止。

太原劉氏曰。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水相拒。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戰道須要相為輕重可也。舍止要謹兵甲。謹兵甲。防敵人之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慎行列。慮敵之遇也。與人

戰要謹進止謹進止。忍敵之乘也。兵甲不謹被敵襲之則無所禦。行列不慎卒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乘我必至於敗。○江陰劉氏曰。凡步騎不兼兵器不利資糧不多謀策不長倍道兼行越險而進輕信請和皆謂輕也。以輕行輕者若李陵恃荆楚劍客之勇而橫行沙漠之類是也。將出畸數兵出市民固望重營糧車塞路遲疑而緩卜吉而行矜尚虛名泥習車戰頓兵救患千里襲人皆所謂重也。以重行重者若先主連營六十里秦符堅竭國遠征之類是也。以輕行重者當以重兵進取乃以輕兵挑之此所以力不能敵而取敗也。以重行輕者當以輕兵而入乃以重兵取之此所以

以猝遇敵人而受戰也。故善戰者動則相為輕重。居則謹其甲兵。行則慎其行列。戰則謹其進止。此所以無輕重之失也。

凡戰。敬則懔。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羨重。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懔懔。快足也。能以身率下。則衆心服。在上者令煩。則人輕。在上者令暇。則人重。奏鼓欲其輕也。奏奔奏也。輕疾速也。鼓輕則人趨戰。舒鼓欲其重也。舒緩徐也。重遲重也。鼓重則進止易。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鮮羨。則人重。○江陰劉氏曰。懔懔也。快也。率。率先也。言二。懔。凡事以敬為主。則能快懔衆心。凡

事率先而行則能使人悅服。主將威令過於頻煩，亦謂之輕。若諸葛亮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是也。主將威令過於閑暇則謂之重。若李廣舍止不擊刀斗，幕府省文書是也。奏疾也，急也，舒緩也，徐也。凡兵以鼓進，鼓聲太急則失之於輕，太舒緩則失之於重。服，戎服也。膚如肌膚之淺薄也。凡戎服之製淺薄則失之於輕，戎服之製華羨則失之於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太原劉氏曰：凡馬車堅壯，甲兵犀利，輕兵乃可以行重地也。○江陰劉氏曰：凡車馬堅良，甲兵鋒利，所謂輕重得宜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太原劉氏曰。上指主將而言也。同阿比也。專擅也。生期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必於致死而不愛死也。將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受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於生全。則不能果敢於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敵。孫子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主將謀畧與衆雷同。而無過人之智。故戰無所獲之利也。主將專於己見。不用人之良策。即太公所謂勿以獨見而違衆。故戰則必敗。所以士卒多死也。主將無死敵之志。勤必求己。所以部下多疑惑也。主將恃勇無謀。惟知死戰。所以多不勝也。此即孫子

將有五危之意也。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利。

太原劉氏曰。凡在下之人。感惠之心。殊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江陰劉氏曰。好生而惡死者。人之常情也。然在上者。誠能感之以恩。撫之以義。則人視死如歸矣。死愛者。如吳起吮疽而卒死於敵是也。死怒者。若田單令燕軍割齊降卒是也。死義者。若田橫之壯士死於海是也。死利者。非言干帛子妻。蓋爵祿功賞皆是也。此所以能致其死於利也。五死之理。惟義近於死。其詳見下文。

尼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太原劉氏曰。尼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輕於死。是不愛其死也。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死於正。謂將死。鼓御心。變百吏死職。士衆死行列是也。○江陰劉氏曰。教法令也。道。忠義也。言進戰之道。以法令約束三軍。則三軍畏法。而有死敵之志。若李光弼。麾旗者三。而諸軍爭奮之類。是也。以忠義約束將士。則將士感激而有死難之心。若李晟屯兵渭橋上。皆雪泣投命之類。是也。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斯言信有徵矣。

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太原劉氏曰。若順也。凡與人戰。順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闔順吾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凡與敵戰。有勝。有負。勝者得乎天。得乎人也。負者失乎天。失乎人也。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

太原劉氏曰。皆息未詳。猶瞬息也。未知是否。凡欲與人戰。三軍警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警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命。無過瞬息之間。○江陰劉氏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者。蓋三軍

之交戰也。一日定戰期。二日決勝負。三日收衆軍
事乃完矣。後欲再戰。非出自旬日。明見可勝之判。則
不可舉矣。分日皆息。乃一人之事故定而即止。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畧守微。本未唯權戰也。
太原劉氏曰。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本即下文執
畧守微也。其次者。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塞旗也。
執持也。畧謀也。執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即兩
謂本也。或用本。或用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江
陰劉氏曰。凡用兵而有六善者。蓋用其本故也。奉
天時。順人事。伐叛以仁。懷柔以義。故不事兵革。一
舉而天下乃安。所謂用其本也。其次得人心。因地
利。治亂以兵。謀逆以武。故力事于戈。一戰而天下

亦定。所謂用其未也。本末之道。固雖不同。然當其
方畧守其微密。以推行之。此所謂本末准權也。又
曰。權時宜也。當用本則用本。當用末則用末也。守
微即黃石所謂鮮能守微是也。又曰。微密當作儆
弱。蓋為國之道。強大易為微弱。難守。昔越為吳所
敗。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跪而反國。乃苦身焦思。坐
臥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與百姓同其勞苦。越
二十年。一舉而遂滅吳。漢王既入漢中。乃燒我道。
絕其所過。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之意。後定
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
而止。不敢東。又以齊趙反書遺羽。使羽北擊齊趙。
故不數年而成帝業。此皆操持方畧守其微弱之

道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太原劉氏曰。大凡勝三軍之衆者。在一人之能制勝耳。若張遼守合肥與吳戰。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與蓋蘇文戰。皆一人制勝而後能勝三軍也。○江陰劉氏曰。凡取勝之道。三軍之衆舉動若使一人。故律戮力同心。而可以取勝也。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無不主焉。有鼓之而開合旌旗以進兵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步前行者。有鼓之使整給兵器者。有鼓之使左顧左若顧右。

前顧前後顧後者有故之使坐作進退者此所謂
鼓首鼓尾也。七勢者兼齊則人小畢戰三軍皆進矣。
江陰劉氏曰。並為一軍取勝之號。故因各物之用
而取其聲音以紀之也。其餘備於尉繚子勅卒令
篇。

凡戰既固勿重進。進勿盡。退勿危。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車馬甲冑既固。勿用
持重。若用重兵。進戰勿待盡行。凡重兵盡行則危
殆。亦不安矣。○江陰劉氏曰。凡戰陳既堅固。則不
可用。用重之兵。用運重之兵。則不可輕率而進。
既已輕率而進。則不可盡數而入。若盡數而入。不
留援兵於外。則必至於危殆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
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非陳列行陣之難使人可
陳為難又非使可陳為難使人可用為難言得人
而任之則可陳矣猶孫子擇人而任勢之說然人
又非知之為難謀為之難也江陰劉氏曰此
言陳易而用人難知易而力行難耳。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人太原劉氏曰凡人每方各有所稟之性此性字兼
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九州之人各不
同但以教變化之則成美俗民之風俗也九州又
各異但以道變化之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

化民成俗之義。○江陰劉氏曰。有一方之人。必有
一方之性。所謂性州異者。言其居處飲食。言語衣
服。各有不同也。一方之性。與一州之性不同。則以
一州之法教之。而成一州之俗。一州之俗。與天下
不同。則以天下之道化之。而成天下之俗。此所以
可陳可用而可行也。道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
行之道是也。

凡衆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
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

太原劉氏曰。凡兵之衆寡。既勝與否。兵刃不告其
利。甲冑不告其堅。車乘不告其固。馬匹不告其良。
告者。言之於上。亦誇伐之意。衆士不自誇其功。反

是則不得其為臣之道矣。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此一節即前篇上貴不伐之士。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之意。○江陰劉氏曰。凡衆寡與敵交戰。既已勝矣。則不必言。若有不勝。為主將者。兵不戒以鋒利。甲不戒以堅厚。車不戒以輕固。馬不戒以馴良。衆不戒以自多。將欲復戰。愈不得其理矣。自多猶言恃其兵衆而不知其戒也。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勝則與衆人分善。分善謂與衆人分功也。若將復與人戰則重立賞罰。若使人

戰脫有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無復先任以智術。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人之法則。○江陰劉氏曰。若戰已勝。則與其下各分其善。不可以為己功。若欲再戰。更當重其賞罰。恐人恃其前勝而不力也。若戰而不勝。則其責在己。不歸於下。再戰則當誓其士卒。以身先之。亦不可依前敗之法而行。凡依前言而戰。或勝或負。勿相反其道。此謂之正法也。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闔。以信專。以利觀。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本勇也。堪各信也。

太原劉氏曰。凡民以仁變。救其危難。以義敵之。使

戰以智斷決其是非以勇率之使闔以信專一其
心以利勸其謹慎以功較其所勝故上之心中乎
仁而行中乎義也堪別物之是非者智也堪任大
事者勇也堪與衆持久之者信也○江陰劉氏曰凡
居上而弔其民也以仁救其患以義戰其國以智
決其勝以勇闢其力以信一其心以利勸其志以
功勝其敵故民之心合於仁士之行合於義矣堪
任也能也物事也言為將而能任其大事者以其
有智也能克其大敵者以其有勇也能與衆持久
者以其有信也

讓以和人以治自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効
其力予一作子

太原劉氏曰。相讓以和。則人心自洽。爭猶詐也。不
循本順於理。謂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已。
則下之人皆爭相賢以有為。而人乃說其心。効其
力矣。○江陰劉氏曰。此系上文而言。人有堪物堪
大之才。又能謙恭而和。使人惟洽。雖自己之子。賢
亦當薦之。非為循其己私。若祁奚之薦祁午是也。
蓋薦賢為人。非為乎已。故與人爭之。若子皮之薦
子產是也。此所以能悅人之心。而能使人効其力
也。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窶。擊其
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而靜者。避其

兵強盛而靜者擊其兵之遠來而勞倦者避其兵之閑習輕窳者擊其敵人之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也避其敵人之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夫子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微靜兵少而靜也強靜兵多而靜也閑窳人閑而力深窳也大懼大敗而驚惶也小懼小驚而益備也此言當審敵之強弱虛實而擊避也

用衆第五

太原劉氏曰用衆者用衆以戰也以首有用衆二字故以名篇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實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

太原劉曰。凡戰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陳若用衆宜整。治其陳。其寡宜類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宜踐思。隨敵利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也。用衆要知進知止。所謂五伐六伐乃止。齊馬用寡要知進。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

江陰劉氏曰。所用之兵若少。陣宜堅而固。所用之兵若多。陣宜嚴而治。少利教煩。多利法正。用衆而進。當思所止之地。用寡而進。當思所退之路。蓋進不思所止之地。是魯而無智也。退不思所出之路。是拙而無策也。此用兵之大忌也。

衆以合。寡則遠。最而關之。若分而逃。擊衆以待。衆若衆疑。則自用之。

太公劉氏曰我衆以合敵人之寡者則速圍而闕其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若分兵而更迭擊之是方以待衆也。若衆有所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江陰劉氏曰速衆闕之。即孫子所謂圍師必闕是也。闕之之勢。若分兵而迭擊。使敵人逸而不能走也。少以待衆。衆必疑懼。吾當身先士卒。自導用之。若暴容農之擊石。越言彼甲在外。我甲在內之類是也。

擅如。則釋旗迎而反之。

六原劉氏曰。若專欲爭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此天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偏裨部將擅專取人之利。乘勝進取。則當釋吾之旗。迎而反之。蓋

因敵來可克。恐其深入陷伏也。

敵若來則相衆而受。畏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太原劉氏曰。敵人若衆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如張遼突入吳衆而受圍是也。敵人若寡少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江陰劉氏曰。若敵衆我寡。猝與敵會。則當相度其衆而受其圍。畏然後四面奮擊。若高嶺為圓陣於韓陵。以破爾本。此是也。敵或受圍於我。若寡若畏。吾當避之。開之以縱其生路。恐其併力。致死於我也。因敵者。開之况人乎。正謂此耳。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應地。燕舍環龜。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背風之逆。背山之高。右高

左險者若背山陵前左水澤也。沛澤也。圯道路傾壞之地。應者過之而不止也。環龜地形之似環龜者宜舍止之也。○江陰劉氏曰。應過而不息也。沛。洎澤也。圯。毀地也。環龜地形背高而圓。如環龜之狀也。屯營者當營於環龜之地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既設。觀其動作如何。又當視敵虛實而舉。敵若待我。我則順其意而進。鼓進其兵。持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伺之。如趙奢厚集其陣。以待秦兵是也。○江陰劉氏曰。設其計以觀敵之動作。視敵之變而後舉。若

本所待則撫循其士卒而勿擊其敵待其衆既作
必欲攻我我則屯聚其兵伺其變動而擊之也此
必有缺文義甚不廣。

凡臨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
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
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
臨之而觀其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心如
何以計動之而觀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觀其
治如何○江陰劉氏曰敵或衆或寡必當伺之
以觀其變動一進一退必當察之以觀其陣固與
不固敵處危困必當審之以觀其懼與不懼敵雖

安其必當覘之以觀其心怠與不怠又必誘而動之必觀其疑與不疑探而襲之以觀其治與不治不固則邀之危懼則逼之息惰則擊之不疑則進之手治則攻之此與下文擊疑之意雖同而應變則異也。

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出襲其規因其不猝阻其圖奪其慮垂其懾。

太原劉氏曰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倉卒而來則加之致其力之屈襲敵之規也避當作備因其不固而所謂乘其無備也阻其所謀奪其所慮即所謂上兵伐謀也乘其敵之畏懾即所謂擊其大懼也。

○江陰劉氏曰擊其疑若蘇茂陣動而寇

恟擊破之是也。加其宥。若杜預造周旨伏兵於棠
鄉城外。縱軍入城以虜孫歆是也。致其屈。若七
閉營休士以屈周建是也。變其規。若子謹料蕭銑
之必出下策。乃令楊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
走路之類是也。因其不避。言敵與我遇。自知兵力
不及。而不知避。必與我戰。則其措置乖方。陣亂不
整。可因而擊之。即孫子所謂不若則能避之是也。
阻其圖。若陸抗決堰以阻羊祜浮船。改以車運。大
費功力。又若韋孝寬宜於華谷長秋。速築城以杜
賊志之類是也。奪其慮。若李愬慮吳元濟倚任於
董質。乃訪董質之母。令以書名之之類是也。乘其
懈。若達頭聞史萬歲之名。懼而引去。萬歲追擊大

破之之類是也。此即太公十四變可擊之意也。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太原劉氏曰：凡從敵人奔敗，勿得止息。敵人或止息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江陰劉氏曰：若追真敗之敵，則當乘勝長驅。若唐太宗之平薛仁果於坌塘是也。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而勿進。若丁謹偽立路左以邀齊神武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太原劉氏曰：凡近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進之路。若無進路，則無所往也。退亦要有還反之慮。無反慮，恐為敵所薄也。○江陰劉氏曰：此言用兵當謹進退也。註亦見前。

凡戰先則弊後則懈息則怠不息亦弊息又亦反其懈。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疲弊。而為敵所乘。後敵而動。則畏懼。而為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怠心必生。若不休息之。其力必致疲弊。休息若多。有畏懼之心。○江陰劉氏曰。凡與敵相對。不見勢而先動者。必先疲弊。然見可而亦不進。則必反有畏懼之心。或曰。兵法云。先人有奪人之心。今言先則弊者。何也。蓋此言對陣不可先舉。彼言預為討賊之計也。故止而不動。則人心怠惰。然徒勞不止。而人亦必疲弊。又止不遷。則亦反生懼心。必若王翦善撫士卒。使之投石超距可也。

言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太原劉氏曰。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退還之心也。故曰。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也。○江陰劉氏曰。此言為將不可內顧。若李尉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尉家為賊。實左右有言者。尉泣下數行曰。天子安在。敢言安乎。又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是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太原劉氏曰。搏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春秋傳何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江陰

劉氏曰此言戰勝取用之法也。選良選用敵之賢良而任之也。若晉用苗首，吳用桓、吳、李、翹、拔用李、祐是也。次兵得敵人之兵器、車馬、編次而用之也。此所謂取人之強而益吾之強也。

棄任即食是謂閉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上無餘財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舟，破甑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之意，使軍心一志奮勇而戰。已上三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江陰劉氏曰：棄任，棄其所負之任也。節食，計其日用之糧而節食之也。

若王鎮惡之入關中。命軍士食畢。使棄船登岸。涓
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乃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北
門。去家萬里。而艦乘衣。程並已逐流。惟以死戰。以
立大功。是也。此所以開道守衆人死敵之意。乃自古
之戎政。是也。孫子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
命。非惡壽也。正謂此也。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冬十月一之占
四川市政使司左布政使文安郡表

刊